# 看见 “问题” 背后的心灵图景

#  ——阿德勒《儿童的人格教育》照亮我的语文教学

武进区礼河实验学校 张云

作为一名在九年级语文讲台的教师，我曾用 “青春期叛逆” 简单诠释过无数次课堂冲突：作业本上被揉皱的《出师表》默写纸、作文本里反复涂掉的 “迷茫” 二字、家长会后家长攥着成绩单的叹息…… 直到翻开阿德勒《儿童的人格教育》，那句 “每一个偏离常规的行为，都是心灵在寻找归属感与价值感的挣扎” 如破冰之锤，敲开了我被升学焦虑固化的教育认知。原来，那些让我头疼的 “问题”，都是青春期孩子用别扭的方式在说：“请看见我的心灵地图。”

## **当《岳阳楼记》背到一半时：听见少年沉默的重量**

小林把语文书摔在桌上时，正在背诵的《岳阳楼记》停在 “若夫淫雨霏霏” 那句。这个总在作文里写 “人生没啥意义” 的男生，此刻盯着窗外，后颈的碎发被风掀起，像一面小小的投降旗。换作从前，我会让他 “抄课文三遍”，但那天早上读到的阿德勒理论突然浮现 ——“他用叛逆包裹的，是不是对未来的迷茫？”

放学后的办公室，暖气片嗡嗡作响。我递给他一杯温热的柠檬茶（这是我常备的 “谈心神器”），他盯着杯口的热气说：“我爸说，考不上重点高中就去打工。” 这句话让我想起他作业本上那些被涂掉的诗行，想起他偷偷画在课本边缘的星空。原来他上课故意接话茬，不过是想在 “唯分数论” 的重压下，证明自己 “不是只会做题的机器”；他把《岳阳楼记》背得磕磕绊绊，是因为 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 的家国情怀，在他对未来的焦虑里，暂时失去了重量。

**后来的课堂**：我开始在早读课穿插 “诗词自由谈”，允许他用漫画解读《出师表》里的 “亲贤臣，远小人”，鼓励他在《陈涉世家》的批注里写下 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现代版思考”。那次月考，他的作文《致十年后的自己》里写：“今天老师说，我的漫画让她看懂了诸葛亮的‘鞠躬尽瘁’，原来被看见的感觉，像冬日里的柠檬茶一样暖。”

## **二、作文本空白处的 “自卑情结”：被低估的社会情感需求**

小薇的空白作文本，让我想起阿德勒对 “自卑与补偿” 的论述：过度退缩的行为背后，往往藏着对 “不被接纳” 的恐惧。她撕碎的诗稿里 “沉入湖底的月亮”，正是阿德勒所说的 “社会情感缺失导致的孤独体验”。
 阿德勒强调，社会情感的匮乏会阻碍个体健康人格的发展。我借鉴书中 “赋予价值感” 的方法，在她的空白作文本上写下：“你的沉默里藏着细腻的月光，老师愿意做第一个读者。” 这呼应了阿德勒提出的 “通过具体任务让个体感受到被需要”—— 当她成为班级 “文言诗意小组” 的组长，负责为《江城子・密州出猎》创作现代诗解读时，那些曾被压抑的表达欲，如书中所言：“自卑情结一旦被理解与接纳，就可能转化为追求卓越的动力。” 如今她的作文本上，“梧桐叶上的秋雨” 与 “苏轼的鬓边微霜” 相映成趣，正是社会情感重建的生动注脚。

## **三、在文言文默写的错字里：看见童年结痂的伤口**

默写《醉翁亭记》时，小航把 “伛偻提携” 写成 “佝偻提携”。这个总被家长说 “粗心” 的男生，每次写错字都会迅速划掉，仿佛在擦拭什么不堪的痕迹。直到那次面批作业，他忽然说：“我小时候被老师当众罚抄过‘佝偻’二十遍，因为我把‘佝’写成‘句’，阳光穿过他睫毛的阴影，在作业本上投下颤动的光斑。

我想起阿德勒说的 “早期记忆会在潜意识里生长”。第二天早读，我故意在黑板上写错 “谪守巴陵郡” 的 “谪”，然后自嘲：“看，老师也会犯‘提笔忘字’的错。” 他抬头看我，眼里闪过一丝惊讶。后来我们成立了 “错别字诊疗所”，他主动担任 “所长”，整理出《九年级易混字手册》，甚至在讲台上给同学们讲 “‘戍’‘戌’‘戊’的故事”—— 用阿德勒的理论说，他终于把曾经的羞耻感，转化成了优越感的新来源。

## **四、家长会的 “代际对话”：社会情感的家校协同实验**

当小林父亲从怒吼 “学漫画没用” 到主动探讨 “漫画与文言文结合”，我看到阿德勒 “社会兴趣” 理论在家庭教育中的落地可能。阿德勒认为，个体的健康发展需要家庭与学校形成 “社会情感共同体”，而九年级的焦虑僵局，恰因双方都陷入了 “成绩至上” 的单一评价维度。

我借鉴书中 “合作型教育” 理念，在家长会展示学生的 “文言创意表达”，让家长看见孩子在应试之外的闪光点。正如阿德勒所言：“当教育者与家长共同关注个体人格发展，才能形成正向的教育合力。” 当小薇父亲用文言文给女儿留言：“吾家有女初长成，恰似窗前竹，虽细却有节”时，当小林妈妈开始用 “你分析《曹刿论战》的逻辑很清晰” 替代 “你看别人家孩子”时，这些改变印证了书中的核心观点：“社会情感的培育，需要成人先放下焦虑，学会用平等的眼光看见孩子的心灵世界。”

## **结语：在早读课的朗朗书声里照见心灵成长**

九年级的语文课堂，不该只是应试的战场，更应是心灵的驿站。当我们放下 “必须背会” 的焦虑，蹲下来倾听 “背不会” 背后的故事，会发现每个孩子都是一本独特的书：有的是《水浒传》式的热血，有的是《红楼梦》式的细腻，有的是《西游记》式的奇幻。而我们的任务，是成为他们的 “知音”—— 不是简单地 “教课文”，而是和他们一起，在诗词的平仄里、在文言的韵律中，找到照亮生命的光。

当我们带着 “理解人格发展” 的眼睛重读《岳阳楼记》，会发现范仲淹 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”的豁达，与青春期孩子寻找自我认同的挣扎本质相通；解读《陈涉世家》时，除了分析“起义原因”，更能看见少年对 “平等” 与 “尊严” 的本能追求 —— 这些，正是阿德勒所说的 “通过教育引导个体将个人目标与社会价值相联结”。此刻，阿德勒的理论，不再是冰冷的知识点堆砌。

我知道，在这些朗朗书声里，孩子们正在完成比背诵默写更重要的成长：他们学会用阿德勒的 “勇气理论” 面对模考失利，用 “社会情感” 理解父母的唠叨，在文言诗词的平仄韵律中，慢慢构建起属于自己的、坚韧而温暖的人格坐标系。这，或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 —— 不是雕刻，而是看见；不是规训，而是唤醒。